

我曾在“名分”的文章里谈到，中国人很讲名分，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人的名分，主要是指人品、气节。老祖宗说，做一个老老实实的百姓，总比上山为匪的名分要好。宋江上了梁山，抵死不肯落草，只承认“通匪”，而不愿承担匪名。汉末刘璋手下有个许靖，本事不大，但“知名度”很高，刘备入川后，给了他高位，在诸葛亮之上，不过此人在刘璋将败前，曾打算绝城投降刘备，“为人谋而不忠”，失节之人，多少被人瞧不起。

说到“知名度”，似乎并不靠什么本事，许靖就是这样，社交一多，认识的人也就多，知名度就高，如此而已，说明人的知名度与本事往往不成正比，与“名分”也不是一回事，有名分不一定有“知名度”，有“知名度”不一定有名分，许靖是也。鲁镇的孔乙己很讲究名分，他偷书被人打伤了腿，他认为并不失身份，认为“读书人窃书不能算偷”。

按理说，“知名度”的背后，总是

要有一些“背景”的东西，无缘无故的知名度，是没有的。知名的广度，来自社交面广；知名的热度，来自价值观，性价比，“吸睛”率；知名的频度，来自出镜多，隔不久弄点小新

## 知名的“度”

刘克定

闻，如离婚啦，结婚啦，生小宝宝啦，大街出没过啦……新闻多了，你就“毋忘我”了；至于知名的硬度，就是“霸王硬上弓”，如某些“书法”表演。

最近举国抗疫，全国支援武汉，战胜疫情，感天撼地，可歌可泣，甚至许多人为此牺牲了自己的生命，这些英雄的名字，深深镌刻在了老百姓的心里，载入史册。

作家描写抗疫，深入下去，和医护人员交朋友，定能有佳作问世。好的文学作品，不应是与民族大义对着干的“逆作”，而是作家如何用作品反映自己民族为争取社会发展

进步的生死联系。这种人性的发掘，没有对自己民族的理解和热爱，是难以做到的。

偶然想起俄国戏剧理论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看一次演出之后，毅然将剧场壁上的一个挂钟取下，他认为这个滴答声是噪音，影响了艺术效果。文学艺术创作，是容不得一点杂音的，正如眼睛里容不得沙子，哪怕是一粒金子。

说起宋江，一百零八条好汉，他不应在其列，此人向无好评。他本不肯落草，只因犯了血案，刺配江州，利用农民起义，玩起“无字天书”、“九天玄女”的鬼把戏，以“天意”骗人，成了所谓“替天行道”。

趁热打造“知名度”，即使“替天行道”，这种“趁”老百姓明白，也不外乎“趁火打劫”，就得担一个“匪”的名分；即使“敢笑黄巢不丈夫”，自己也不算好汉，反遭世人杯葛。这样的“知名度”越高，越对自己不利。



边看边聊

21世纪20年代的第一个春节，上海人最心领神会的流行语大概莫过于“屏牢”了。几十年未见的中学坐在后排的男生兼大学校友从京城来，早早酝酿着来个浓缩了从青春到中年百般滋味的拥抱，末了只能如电影桥段里的男女主角般遗憾地擦肩而过；万不得已去趟医院，未等医生开口，掏出写有药名的纸条，医生在口罩后会心一笑；钟点工在老家跳广场舞，阿拉对着视频练厨艺；快递小哥全线撤退，“剃手”的节奏总算按下暂停键。不过，唯有三千烦恼丝“屏牢”，依然不疾不徐地生长。

往年春节，都会按照美发店的休假节奏倒计时去“做头”，该剪的剪，该烫的烫，吹风的时候再关照“牢一点”，形象基本可以保持至春节后开门。但如今，平日长发飘飘的美女同事有的梳起了辫子，常常打理的短发族就有点尴尬了。当然比我更尴尬的人还不在于少数。朋友圈转发的复工风景中男生的发型F4成了“披头士”，大家纷纷表示盼着托尼老师早日回归。不过美发店开了门也千万不能抢第一个，因为托尼老师还没找回剪发的感觉。

托尼嘛，当然不是指哪位具体的美发师，而是美发师的代名词。每个美发店的常客都有自己的托尼。曾几何时，我们的城市里隔几条街就可见一家门口旋转着灯柱的发廊，连锁的美发店也越来越多。店里的发型师大多是一脸青涩的小伙子，操着南腔北调的普通话，顶着五颜六色的头发，有扎马尾的，有包头巾的，总之一身潮人装扮，裤兜里插几把理发工具。他们被分为督导、总监还有首席等等，根据自定义“职称”收取不同的服务费用，手艺好、颜值高的托尼还有不少粉丝。

二月二，龙抬头。托尼老师没盼来，已转型为披肩发文艺男的朋友带来希望的曙光，苏州出台了理发行业复工的细

则，实行实名登记制，规定只理发不烫发。朋友讲如果实在屏牢，只好央求八旬老父重拾早年自学理发之手艺。

哑然失笑之际，不由心里一动，从小辰光到青春期，头发也是妈妈一手修剪的啊。那时托尼还远没有出现，紫罗兰、红玫瑰的门楣对普通百姓又有点高，人们光顾最多的还是街上门面小小的剃头店。我家附近的剃头店只有两把椅子，一个水斗。通常逢年过节或拍照阿拉小囡才去理发吹风，平日就由妈妈修剪一下刘海，扎上两条小辫子。上小学后开始要好看了，出客前妈妈会小心翼翼用火钳为我们姐妹烫刘海。第一次烫发，也是妈妈买来卷发筒和冷烫精。顶着满头卷发筒，憧憬着变身成“冷酷的卡”里的莫妮卡，不过冷烫精味道实在不好闻。大学时代，日本电视剧《血疑》风行一时，每次看完泪眼婆娑，盼着妈妈什么时候能为自己弄出个“幸子头”来。妈妈也与时俱进，特意买了一把带齿的剪刀，果然剪出的发型多了层次感。

单位里也有不少文武双全的热心同事互帮互助。少年儿童出版社的小洋楼尚未拆除之时，午间休息，常见《少年文艺》的一位青年编辑以对待稿件般一丝不苟的态度，为男同事剃头。

如今大家都有了各自的托尼，还保留着在理发店习惯的着实不多。每次大学同学聚会，当年的文艺委员如今的知名导演任潮流变幻，发型始终不变，原来她先生数十年如一日，承包了她们母女的头发。保持着如此习惯的家庭，彼此感情也如不变的发型般简单而恒久吧。

当年妈妈为我剪发，总是站在自家的花园里。阳光下我眯缝着眼，碎发拂过脸颊痒丝丝的，妈妈的气息萦绕左右。倏忽妈妈已至耄耋之年，好想给她发个微信：虽然托尼快要回来了，还是让我试着来为您吹个头发吧。



陈 苏



七夕会  
微微春风吹拂下的白玉兰，是妩媚在黄浦江畔的花，摇曳中的白玉兰远远地望去，像身着旗袍的江南女子，优雅地从石库门弄堂移步走来，细碎的脚步，轻柔婀娜的姿态，便醉了黄浦江畔一地的风情。

那白白的玉兰，素装淡裹，晶莹剔透，亭亭玉立，像雪，像玉，像飞进的浪花。文学作品中描写白玉兰的诗句：“素面粉黛浓，玉盏擎碧空。何须琼浆液，醉倒赏花翁。”我是否是那个“翁”？

白玉兰盛开的季节，我拿着相机，从小区、街道再到马路，到处“喀秋莎”，其中自己最满意的就这张——它高贵而典雅，平凡而不俗，素面而亮眼。

拍摄时，我挑选有特点的一株作为前景，用侧逆光拍摄，使之更能突出玉兰的质感及像玉一样花瓣。我用35角分的最近焦距，焦点对在前景的一株上，前景清晰，背景稍虚化，这样更能突出想要表达的主题。ISO.50，F8的光圈，250分之一秒，增加1.5档EV值，采用摄影界所说的贵族构图，也就是正方形构图。

在这抗疫的时期，我用相机捕捉象征着上海和上海精神的白玉兰，来献给上海以及全国的白衣天使。

## 摄影

许多年前，我带隔壁邻居阿三去卢湾体育场看比赛，什么比赛忘记了。当时我们家在大世界对面，回来时候先跟着毛震球同学走，走到半路走散了。分手时好像看见小毛有一丝诡异笑容。

天色渐渐变暗。阿三大概六七岁，他走不动了。我背起他，在万家灯光的疲惫中艰难回到家，他妈妈已经急得面孔煞白。

这几年我仔细复盘了当年的线路。我们和毛同学走散地点在建国东路淡水路附近，毛同学沿淡水路向北走回龙门路家里。我背着阿三从建国东路走到肇周路，再绕到老西门，从中华路、人民路穿出来兜回大世界。

我们围着老西门兜了一大圈，当年西藏南路到复兴路就断

近来，我们交友中心全面复工，忙咨询忙注册忙会员约见，真是报复性反弹啊！那天正忙着，微信里跳出一个裹着蜡烛包的小宝宝！新妈妈小丽留言：“红梅老师，女宝，疫中不能抱来看你们。当年若不是您，我可能做不成母亲了！”

两年多前，小丽向我求教：你们介绍的金融男高大帅气，硬件没说的。可他不要孩子，怎么办？“我喜欢小囡，父母更盼着早日做外公外婆。”我便请同事做男生工作，也提议小丽跟男生再好好沟通。数周后，“山

我对“丁克”有所保留，还源于很多令人揪心的事例。鞠先生45岁，离异，要求觅一位能生育的女士。填表时，他忍不住说开了。婚前，前妻就言明不要后代。他总认为婚后能让她“慢慢改变”，就结合了。然而，17年过去，僵局依旧，两对亲家也在无数次失望后郁郁寡欢。鞠家老爸有时会突发悲叹。经长期的痛定思痛，鞠先生先选择了离婚。鞠先生拿出了一个旧本本，一页一页都写着“我要孩子”“我要一个自己的孩子”……让在现场的人看湿了眼眶。

我曾多次向宁可养狗养猫也不肯生育的几对年轻夫妻询问缘由。或曰“两人世界多轻松”，或曰“人生苦短，不想吃那个苦”，或干脆反问“要孩子干什么？”让我无言以对。这些

事婚姻服务23年，我守着两根“老牛筋”：婚姻是人间正道；对“丁克”则不以为然。一个男生跟我微信论辩多个回合，讥讽我“背时、迂腐、封建”。我回复：“因为生育是民族的生存之本，是社会的发展之基，也是家庭的延续之根！这些观念，像千岁智者，一直给所有人以教诲，并为一代代后人所遵循！”

还有一对青年男女，直接冲向南泉路梅园总部来：“你们做好媒人就行啦，管人家生不生孩子做啥？”原来，两家爸妈拿我的文章跟他俩摊牌：“婚后

景观是游客最棒的体验。西藏南路是在新纪到来之际辟通的，现在的大路直通黄浦江，钻进隧道迅速抵达广袤的浦东新区。大路通衢彻底摧毁了老西门，这个本来三区交错的区域现在合并成一个区，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让它成为一个地名。

## 昔日老西门

单 苏  
住在复兴广场的老赵还是喜欢在老西门周边晃荡，到文庙到蓬莱村到书隐楼。不晓得再过十年二十年，这些区域会变成什么样。老赵总在朋友圈分享老街老房图片，他说喜欢这种街景，最好永远不要拆迁旧改。我和杨总劝他索性搬家到老房子住，放弃复兴广场的

真要“丁克”，那就断绝关系！”我顺势抓住机会晓以利害：我首先是母亲，必须表明立场。小辈也要理解解家长呀！你俩都是独生子女，再做“丁克”，双方家庭的绵延就有问题，这不是悲剧吗？不不相识。我由此认识了双方父母，有了小孙孙后，两位亲家母同来送喜蛋，反复说：“爱情无果实，家无天伦乐，有啥甜蜜呢？我们有子有女，可小夫妻老了，谁去看望他们？”经过新冠疫情的冲击，希望青年人都能听懂父母们的心声。

红梅老师

鞠先生拿出了一个旧本本，一页一页都写着“我要孩子”“我要一个自己的孩子”……让在现场的人看湿了眼眶。

我曾多次向宁可养狗养猫也不肯生育的几对年轻夫妻询问缘由。或曰“两人世界多轻松”，或曰“人生苦短，不想吃那个苦”，或干脆反问“要孩子干什么？”让我无言以对。这些

事婚姻服务23年，我守着两根“老牛筋”：婚姻是人间正道；对“丁克”则不以为然。一个男生跟我微信论辩多个回合，讥讽我“背时、迂腐、封建”。我回复：“因为生育是民族的生存之本，是社会的发展之基，也是家庭的延续之根！这些观念，像千岁智者，一直给所有人以教诲，并为一代代后人所遵循！”

还有一对青年男女，直接冲向南泉路梅园总部来：“你们做好媒人就行啦，管人家生不生孩子做啥？”原来，两家爸妈拿我的文章跟他俩摊牌：“婚后

景观是游客最棒的体验。西藏南路是在新纪到来之际辟通的，现在的大路直通黄浦江，钻进隧道迅速抵达广袤的浦东新区。大路通衢彻底摧毁了老西门，这个本来三区交错的区域现在合并成一个区，四通八达的枢纽地位让它成为一个地名。

单 苏  
住在复兴广场的老赵还是喜欢在老西门周边晃荡，到文庙到蓬莱村到书隐楼。不晓得再过十年二十年，这些区域会变成什么样。老赵总在朋友圈分享老街老房图片，他说喜欢这种街景，最好永远不要拆迁旧改。我和杨总劝他索性搬家到老房子住，放弃复兴广场的

千万豪宅。

孔老师交办的事情还是要办的，我介绍了一个熟悉动迁政策的老朋友。老朋友对老房子也情有独钟，青少年时代生活在淮海路望平街，现在面对一小段不足100米的望平街经常思绪万千。我们约在老西门附近茶馆聊聊孔老师的动迁情况。我对孔老师兄妹过去在老西门童年嬉闹的场景很有兴趣，而对她家复杂的家庭人员关系和动迁利益分配一头雾水。老朋友详细介绍动迁的阳光政策，让孔老师放下沉重的担忧。

我还是会有没事找事路过老西门，有时会驻足一下，想想许多许多年前背着阿三穿越小路深巷的情景，想想小毛同学冷冷一笑：你们去兜圈子吧。

年，也有个别青年在婚介注册时表现出“丁克”倾向。所以，我始终要求我们的红娘团队悉心引导：婚姻和生育当然由个人自主，但必须瞻前顾后，担起责任；等过了生育期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人无远虑，必有近忧，年轻夫妇都应主动去赢得无憾的人生！

后来，我们为鞠先生介绍了一位36岁的女士，生下儿子后，一家三口专程来跟我跟红娘合影留念。他在感谢信里写道：美满姻缘是人生的港湾和归宿，也是最为深厚的幸福之源。子女是家庭最大的财富和希望，也是血脉相继的诗与远方！

为扩大早茶成果，翻看网上介绍，说老街古月楼早茶的蔬菜汤包独一无二。于是，借着月色一路步行。当在华灯璀璨的老街寻到颇有规模的古月楼时，已过了晚餐正点，蔬菜汤包已经售罄，只得叫了另外几样茶点，其中配料多而考究的五味干丝给我留下了美好印象：干丝的刀工之细之精，不知是人工还是机械切成，它的香而爽滑的独特口味，是此行三色干丝之最佳。

印象中，扬州春茶茶的装潢古色古香，比泰州豪华，而且茶品目繁多，一道一道上，颇有仪式感，是富贵人家的气派，因而每人得花百元之多。泰州早茶则像小康之家的操持，茶品不多而实惠，每人仅花三四十元便可饱嗝连天了。我在泰州宾馆吃的那碗最“贵”的鱼汤面，要价仅八元，但与我们金山石化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曾兴起过的早茶热相比，那时在“梅园阁”或“老城隍庙”五六人吃一桌早茶，恐怕不会超过三四十元。

扬州、泰州的早茶有民俗民俗的底蕴，生生不息；我们石化地区的早茶热，或因水土不服已早早撤退。不过，那些年亲朋好友互相请吃早茶的情景，那番热闹和温馨，仍在心中回荡……

冯 强

吃早茶

吃早茶